

呼吸系病的針灸療法

代田文誌原著 徐悟高 李境新譯

八 關於喘息的灸療方法

一、喘息和灸療的效果

喘息有二種：（一）由於分佈於枝氣管約括肌的迷走神經的刺激狀態者。（神經性枝氣管喘息。）（二）由於枝氣管粘膜的急性腫脹而發者。卡他性枝氣管喘息。這兩種內，無論那一種，若轉移成慢性症者，是極頑固的，雖施以種種治療，然多數是不能完全治愈。

現代醫學對於喘息的治療，是當發作的時候，注射麻黃素或者腎上腺素，雖然能緩解一時的呼吸困難，但是一時尚無根治的療法。用內服藥或注射藥，根治無望，所以最近提倡以切斷交感神經療法為根治療法。然而這是屬於尚在研究中的療法，一般人不能推獎的療法。由此可見現代醫學對於喘息的療法尚感苦悶。

我用針灸治療喘息，得到相當的成績，其中無論如何也治不愈的患者也不是沒有，然十年二十年的頑固難證，由數月的針灸而根治的患者，是不在少數的。在我最近的經驗，相信灸療是對喘息療法最值得推獎的療法之一。

二、關於喘息療法的意見

灸治對於喘息的效果相當確適，已如上述，然而治法若不得其當，是不能得十全的效果的。我數年來很費苦心，到最近才得到顯著的良好成績。這完全是澤田先生的教導，五柱的灸法特別有效，若與中府併用，則效果愈益確實。

按古代的針灸，喘息的灸穴，多用肩背部者，用上腹部的五柱（巨闕、中脘、下脘、梁門）者很少，幾乎沒有。而且我以為肩背部遠不如上腹部灸法重要。（肩背部當然也是必要的）我在最近肩背部的灸穴僅用大杼、風門、身柱、靈台、膈俞等；不用肺俞、厥陰俞、心俞、膏肓等肩胛部的穴，却得到很好的成績。

其次說明五柱灸及中府灸：

五柱灸：巨闕、中脘、下脘、及梁門五穴叫五柱。是澤田健先生的命名。這個五柱灸不但胃病有效，就是喘息、氣管支炎等劇烈的咳嗽，也

有顯著鎮靜的效果。當喘息發作的時候，灸十壯或二十壯，發作忽然緩解，實在奇妙，不可思議。而且不僅有鎮靜的效果。作為根治療法，也極有效。但在喘息發作過甚時，不能仰臥，可用坐位針灸肩背部及上肢諸穴，使鎮靜後，再取仰臥位，行五柱灸。

中府灸：十四經發揮謂：雲門下一寸，乳上三肋間，動脈應手，陷中。中府的所在是乳線和腋窩線的中央，乳上肋間的大胸肌的外緣部，以指頭按之，取過敏的壓痛點上亦可。此穴正當肺之募，為肺經的起始處。對於呼吸器病的治療上是很重要的穴，對於喘息也非常有效。

三、治 驗 例

治驗例極多，若把從前未用五柱灸與最近用五柱灸的區別而比較其成績，興味是很多的吧！但因厭繁未有記錄，這是很遺憾的。

（1）極難治者

患者：信州人，池田○次，五十二歲，農人，昭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初診。

既往症：向來是虛弱的人，喘息已有二十來年，幾乎已不能工作。特別是冬季，苦於呼吸促迫，正月搗餅，一次也未作過，喘息已成老病，喘息激烈起來的時候是從七年前起始以早到晚，都為激烈的咳嗽所苦，痰也很多。很奇怪的是飯量到很好。

現症：體格中等，營養不良，皮膚沒有光澤，顏貌呈痛苦的表情，咳嗽重的時候，連話也不能說，現在連坐起也非常痛苦。

診察見其心下部緊滿，過敏、手觸有非常過痛，腹直肌緊張，（以上為喘息通有之症狀）右側中府有壓痛。聽診呼吸音粗，有笛音，（膨脹然咳嗽的狀態），背部無壓痛點。腰部腎俞、三焦俞、京門一帶，有壓痛。

灸治：以腹部的五柱及腰部的灸為主，肩背部的灸穴盡量不用為方針。先灸五柱十壯，右中府十壯，其次伏臥針腎俞、京門、右三焦俞、大腸俞等。三焦俞及胃俞的第一行針一寸五分，二三呼拔針，其次針肝俞、膈俞的第一行。其次用坐灸大杼、風門、靈台、膈俞、肝俞、手部

灸左陽池，曲池、足三里、陽陵泉，太谿各五壯。

經過：在家灸治一月，十二月二十五日來診，問其經過，患者說：灸治的效果實在可驚。自十一月十四日臥病，夜間發作的時候，不依靠家人按之則不能止，連臉也不能洗，只好用濕手巾擦臉，灸後而歸，呼吸非常自由，當晚未發作而睡熟。第二天起來，特別歡喜，試割樹條，也沒發作，以後便到山上燒炭去了。但是就感到一種困難，大腿後側發涼，行路困難。

診察的時候，見他喘息的症狀都好了。但是在坐骨神經的徑路發生壓痛。而且薦骨部的次髎和及外踝上的跗陽發生壓痛點。這分明是由於未灸次髎而起，因之加灸次髎跗陽，更加灸氣海和左側三焦俞。

以後繼續灸治，昭和十年二月五日往診，殆已全治，咳已止。今年正月開始搗餅這是二十年來沒作過的事。精神旺盛很多，灸法僅如至陽。足抽筋灸次髎後數日就好了。

其後身體一直良好，完全治愈。已能作一個健康人的勞動。

私見：二十年來的老病，意外的迅速治愈這是連我自己也為之吃驚的一例。最初以為不灸次髎較好似的，但是結果發生了坐骨神經痛，這種病灸次髎和跗陽大抵可以治愈。肺病等也常遇到這樣的現象，我以為這是上半身的邪氣被迫到下半部來了。

(2) 中等程度者

患者：宮坂○雄、三十六歲的農人，昭和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初診。

既往症：顯著的病，除了曾患蓄膿症外，僅在十六歲時曾行盲腸炎的手術，手術後不久引起喘息發作，咳嗽吐痰，不論何時，總是呼吸促迫，很是苦惱。以外食慾，睡眠，便秘，都沒有異常。夜間小便二次。

現在症：體格普通，營養中等。上腹部有壓痛，尤以巨關為甚。右側的梁門，水分也有壓痛。在背部風門，心俞、在腰部腎俞都有壓痛，少海穴腫脹。

灸治：腹部灸巨關、中脘、水分、右側梁門。肩背部即灸風門、身柱、右肺俞、心俞、膈俞、肝俞、脾俞、三焦俞腎俞、京門、次髎。手部灸曲池少海。足部灸三里、太谿 此時各灸七壯。）

經過：二月十日，（約二周間）來診：經過良好，咳嗽全無，呼吸已完全自由。去梁門、補滑肉門。二月二十九日來診：經過雖然良好，然在觸診之際，胸部的俞府有強烈的壓痛，因而灸之，去肝俞、加陽陵泉。以後如此繼續灸治一個長時期，完全治愈。

私見：這是長期的痼疾，於短期間完全治愈

的一例。患者十六歲時得病，現在三十六歲是整整二十年的慢性病。據說在這慢長的歲月裏，曾經試行過種種療法，然而結果沒有一樣不是失望的。

這個患者的腹部的用穴，補左梁門則成五柱，這是不知不覺而用五柱的一例，第二回用滑肉門，這個穴有時非常奏效。尚有這個患者背部的俞穴都用了，但是我以為要沒有腹部的五柱，是不收到這樣良好的成績的。

(3) 併發肋膜炎者

患者：唐澤○，二十五歲，農家姑娘。昭和十年三月二十四日初診。

既往症：幼時健康，在小學校，女學校時很好運動，每年登淺間山，冬季在冰上運動，也沒患過感冒。女學校卒業後，農閑期到裁縫部工作，總之對身體休養不大注意。

昭和七年（二十二歲）三月咽喉疼，一時不能發音，隨即痊愈。以後有感冒的樣子，從五月時候，夜間咳嗽很利害，也常常發熱，而且在七月下旬，忽然全身倦怠、惡寒，發熱三十九度，食慾不振，夜間因咳嗽而陷於失眠，胸痛漸重，為醫師診斷，為枝氣管喘息，又經愛克斯光透視診斷，為併發乾性肋膜炎。由於醫療在十一月下旬完全治愈，然於第二年五月罹腎盂炎，也由醫療而愈。三個夏季平安渡過，到了十二月，由十日午後，惡寒、發熱、頭痛，右側腰部、背部有重壓感。夜間每一仰臥，疼痛向肩部放散，而不能安睡，有數次起床。黎明出汗很多，午前體溫下降，但是每到午後，必定升到三十八度乃至三十九度六分，心地完全如乘船之感。此時因醫師診斷右側乾性肋膜炎和腎盂炎併發而治療。腎盂炎在當年內即愈。肋膜炎的症狀因有右側下部胸痛，微熱盜汗等，繼續治療。到昭和十年二月，覺着很好了，但是胃腸壞得很利害，稍稍吃點東西，就覺得腹部脹滿，胃痛和腹部不快，常常有欲便之感，因而神經疲勞，身體衰弱得很利害。而且在二月下旬，因風感冒，引起枝氣管喘息，發生微熱，有頭重感，咽喉有違和感，發生鼻塞，他，腸胃也壞了，尤其到夜間臥床，一暖起來，就發生激烈的咳嗽，咽喉有聲，呼吸苦悶，不知不覺就得起來坐着。在這個時候，聽說灸療對於喘息有效，所以來受灸治。

現在症：聽診上左右枝氣管的呼吸音粗大聽有笛音。心悸亢進，呼吸短促，望之實在痛苦，上腹部緊滿，壓之有痛疼，肩部的大杼、風門、膈俞等有壓痛。

灸治：腹部以五柱為主，胸部以中府為主，肩背部以大杼、風門、身柱為主而施灸，最初以不用次髎穴為方針。膈俞、肝俞、脾俞、腎俞、大腸俞、京門等以外，用左陽池、曲池、右郄

門、陽陵泉、三里 太谿、艾柱米粒大各灸五壯。

經過：「最初二周，身體倦怠，熱度不下降，有點不能信仰的樣子，但是到了將近一月，便不可思議的精神良好起來，激烈的咳嗽，也漸漸輕起來，睡眠也似好起來，灸治繼續到五月、六月、一點也不發熱了，精神也好起來，胃腸病完全好了，食慾也增加了，於是農繁期也能當助手，背部的壓重感，七月以來也沒了，現在好似作甚麼勞動也沒妨碍了」。這是本年十月患者給我來信的概要。

私見：我每月診察所見，大體與患者信上所述一致：枝氣管喘息約三個月的灸治完全好了。但是爲了病後的強壯療法而繼續灸治的。由於這種灸治，肋膜炎，腎盂炎完全根治，成爲完全健康的體格了。

(4) 重症者

患者：上平〇，四十四歲，糯米舖的主婦，昭和六年七月九日初診。（往診）

既往症：生來虛弱，麻煩醫師的時候很多，以前曾患腹水，近來無大病，僅有輕度的喘息，喀痰和咳嗽都多。但在本年二月感冒之後，爲嚴重的咳嗽和喀痰所苦，呼吸困難，連日發熱達三十八度，四月初旬入某內科醫院，診斷爲枝氣管炎之後，約二個月絕對安靜而受治療，一向不見效果，因而退院。以後雖受某醫師的治療，仍然無效。睡眠不好，每夜小便二次，月經自上月即未來。

現在症：一見瘦削骨立，皮膚蒼白，營養非常不良。（體重八十斤）近來對於九十度的氣溫也不介意，懼恐寒風，肌膚稍稍露出，就嫌寒冷，心悸亢進，因爲呼吸短促而肩峰上下聳動，聽診呼吸音粗大，在左右肺上葉的全體可聽見很高的笛音。心下部壓痛很重。腹部大動脈顯著搏動、背部、肩胛部、都神經過敏，稍加壓迫，即呼疼痛。頸部胸鎖乳嚨肌強直，鎖骨上窩過敏，難以手觸，而且併發神經衰弱症候，自訴呼吸困難。

灸治：第一回，腹部灸中脘、上脘、右期門、水分。背部灸風門、身柱、心俞、膈俞、腎俞。手部灸曲池、左陽池、郄門。足部灸三里、太谿。

經過：七月十九日往診：（初診後第十日）經過良好，至夜能睡；咳嗽、喀痰顯著減輕；神經症狀亦輕；食慾大增。以前令人想到生命的安否，今日看到倒很有把握。診察右肺上葉，呼吸音非常粗大，笛音亦多。肩胛間部也是右側壓痛

強。加灸肺俞、天謬。

七月二十九日往診：（初診後二十日）經過更見良好，稍稍見胖，此項已能起臥隨意，精神旺盛，在家散步。加肝俞、膏肓、少海、陽陵泉。

八月二十六日，患者自己步行來治。營養良好，體重一百一十斤，較最初往診時增加三十斤，喀痰未見增多，咳嗽也有，呼吸音粗，然而患者的心情良好，精神也很好。

九月二十七日復診：經過良好。加灸氣海。

十月二十八日復診：經過良好，雖未完全治愈，大體上也行了。患者已離床而助理家務。

十一月十七日復診：此日體重一百二十餘斤，體力顯著增進，喀痰也僅早晨一次，咳嗽殆無。

私見：這個患者在聽診上雖然尚未完全治愈，但是大體上可以說好了。這是現在名醫束手無策的病，治療之際曾費了不少的苦心，得到這樣的成績，瀕死的重症，因灸治而得救，增加了灸治的確信。

四、結 論

由於以上的治驗例，可見無論如何重症，也可治愈，得到理想中的成績，但是例外的也相當的有，無論如何也不能如意治愈，患者半途中止的病例也不少。那樣情形的患者未作記錄，不能寫出。但是大體上能得到很好的成績，這確是事實。而且如最初所記，用五柱和中府的灸法之後，顯著的收到良好的成績，這是可以大書特書的以供針灸同道們的參考。（昭和十年十一月漢方與漢藥二卷十一號）。

附記：此稿發表已經七年的今日，關於喘息治療的方法，也有不同的變化了。處理喘息的急性者的場合，因不能仰臥，難以用腹部的五柱治療。因此可用坐位，針背的大杼、風門、肺俞、膈俞、肝俞，很可收到鎮靜之效，壓診背部和上肢各穴，針其有壓痛之處。鎮靜之後，可以仰臥灸五柱，也可灸中府。尚有，有時心俞、肺俞也是必要的。大杼尤其是必要的。又俞府有時也是必要的。

小兒的喘息：嬰兒灸身柱一穴，或加糧合也可。小學上學的兒童，余平常灸中脘、巨闕、中府、身柱、大杼、風門、靈台、尺澤、太谿等。大抵可以確實治愈。刺針也可，然極淺、刺入一分左右即可。對於小兒喘息的灸治，表現極好的成績。